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每月二角日本同國外各埠加倍均以大洋計算報費先惠郵費在內

今日一張大洋二分

英租界梅白格路天保九如一六五號

第八十四號

廣告刊例
（特等）登於新聞中價面議
（頭等）封面分格計三英寸闊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每格洋四元
新聞中縱分三格每格五元零登照算
（二等）後幅分格與封面同每期每格三元

常識 案頭 日曆

家庭商店 不可不常備檢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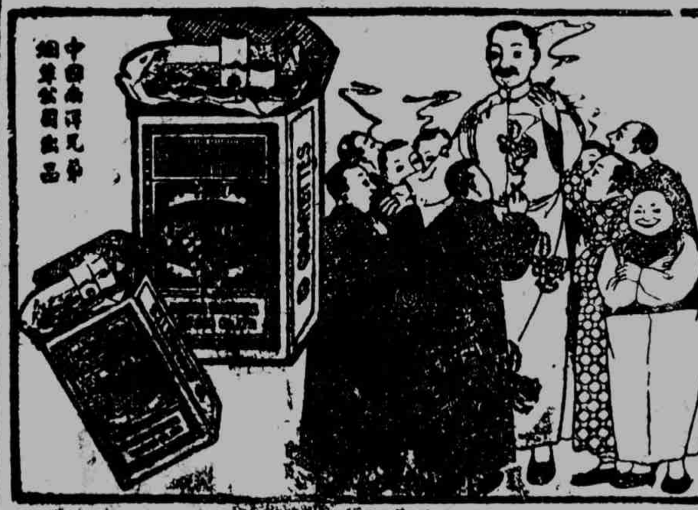
常識日曆。於每頁之後。均輯錄有人人不可不知之常識。且爲便利閱者實驗起見。都切合時令。如花草應如何培植。則錄之於春季。蚊蠅應如何驅除。則紀之於夏日。凡家庭及平常所宜應用者。一一詳載無遺。不須請教高明。而自能應時翻得、學識既增。法又奇效。以一日歷。具有兩般功用。家庭間備之。其便利獲益爲何如乎。

尚有
典故案頭日曆
愛情案頭日曆
俱已完全出版

鋼盤座每只一元
鋼架座每只八角
不連座每份五角
外埠每只加郵費二角

上海四馬路 大東書局發行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又出新片了
得勝留聲機唱機公司
申曲 丁少蘭 大家婉娥合唱
全本 陸雅臣 五張
全本 庵堂相會 二張
姑嫂燒香 夜夜遊 一張
跳槽 趙五娘 四季春調 一張
唱機唱片 一律減價



大聯珠小聯珠
聯珠聲價比珊瑚
市上香烟知多少
貨色算他頂々好
烟絲黃嫩味芬芳
持贈親友至堂皇
一枝吸罷餘香在
解悶消閒此最良

海上名醫試驗
眞正西藏馬寶出售
青雲閣主人家藏之眞正西藏馬寶曾請上海名醫余伯陶先生試驗歷著神效確能治文武癲狂拔迷心竅猪羊癇風失魂落魄嬉笑怒罵小兒急驚婦人自帶噎膈反胃等症輕者七八分重者四五錢服之眞有起死回生之功定價每分四元四分起碼此告代售處上海英大馬路德醫里內議豐廠

民新影片公司出品
歐陽予倩編劇導演
三年以後
十二月八日至十一日
准在中央大戲院開映

補血聖品
人造自來血
人身血液之濃薄關係身體之強弱故衞生者首宜保養身體研究調護氣血爲要。自來血爲滋補血液妙品本藥房自發行以來治愈體血虛弱者不可勝計可見神功久著確非僞藥欺世者可比凡男子患面黃肌瘦血弱精虧婦女患產後虛弱小兒患先天不足均宜服之
▲定價▼大瓶二元
▲價▼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五洲藥房發行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中德醫院
愛克司光療治
廣告
德人創用愛克司光電療法療治各種重症極著奇效中外爭傳本院誠心濟世添用此法數月之間治愈瘰癧肺癆及各種疑難重症無算因知此法功效固自不凡如有患此各種重症者速來就治取費當格外從廉 地址靜安寺路張家浜七十號電話西六百十三號

招登廣告

金鼠牌香煙

鼎鼎香煙 厥名金鼠
氣馥如蘭 價廉如許
可以思集 可以添趣
日來安鐵 華夷同與
日用所需 費輕易取
有煙以來 無此美舉
貨高價低 良非自詡
惠顧須知 吉光片羽

各紙煙號均有出售

中國華成烟草公司製

汪洋醫生
汪洋醫生統治內外各科不論何症均極擅長對於花柳尤爲專門手術敏捷鑑別精詳凡患梅毒淋病無論新久或已經注射未愈或注射後而病反加劇或願打針或不願打針或須注射或不須注射一經診察洞見癥結或宜或急立可解決宜服藥者即服藥宜注射者即注射德國六〇六且汪洋醫生素懷慈善遇病者鄉濟困難注射六〇六祇收藥本而已上午西門方浜橋口西醫院午後二時至六時在勞合路憶鑫里（廳漢記樓七）公立大同醫院候診

名滿天下
上海太和大藥房發行
花柳瘋癱皮膚病毒聖藥
內服的 治一切花柳病毒 內蘊瘋痛外發潰爛 特具神功 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哈士蘭 內服 外搽 六零六
外搽的 治一梅瀉瘡瘍腐爛 及一切皮膚癬疥 收口奇速 每盒洋一元 樣盒二角

心心照相館
定價低廉 各界賜顧
地址南京路望平街口
電話中央四七七六

說說笑笑

（東人）

笑報自從七十六期上、有位傅女士尊『雲劍』和在下的開心、一連到現在、我一篇、你一篇、沒有停歇、本來這張笑報、在笑記者『大荒』手裏、內容已經精采、銷路亦很不差、後來笑記者、自己辦張『荒唐世界』、笑報就過渡讓給懶記者『懶王』辦、現在被那傅女士一來、笑報實料平添不少、笑話連篇、引得哈哈大笑、還有笑話其談、笑不勝笑、諸如此類、笑趣橫生、不能不歸功傅女士一舉一笑、深得讀者的心理、那得不叫他們捧腹大笑呢、東人本來有點哭勿出格笑、現在被女士說得破涕爲笑、嘻皮笑臉、對着大家笑笑、（東人代表懶記者謝謝、因爲笑報現在銷路好出幾千份、懶王的袋裏、麥克麥克、他的嘴嘻嘻笑得合不攏來、一笑）、哈哈……

朱宴席之一瞥

（雲熙）

十一月二十一日、爲朱子奎先生（朱公葆三之公郎）公宴法租界義勇團於天祥花園、（魏司令[?]亦本團之俱樂部）是晚適驚雨霏霏、天公亦若悼淚朱公、故我儕更爲之黯然、秋夜無聊、容將席上所見、拉雜誌之、

▲子奎先生、御灰色袍子、與玄色馬褂、謝席時、一揖竟達七十五度、團員中有穿制服者、或有西裝及本國裝者、一時措手未備、惶忙間、完全均一揖還之、於是引得滿堂哄笑、

▲總司令魏廷榮、態度[?]、往來笑容滿面、和藹可親、文質彬彬、大可謂戎馬書生、

▲該日僕役雖夥、但桌面甚多、以致手忙脚亂、大有應接不暇之勢、故敝桌上竟缺一盆蝦仁麵餃、同席王（仁榮）朱（壽龍）排長、大呼『無形損失』不止、

▲本報之懶記者、曾於朱公殯前、荷槍執紼、跑得兩脚疼痛、而竹化名華士於本報大發牢騷、（懶記者曰、華士並非記者化名、雲熙悞矣、）而對於此宴、反不蒞席、可謂白走一趟、適與鄙人所立相反地位、蓋是日鄙人另有他事、並未到隊送殯、而於二十一日竟作不速之客、可謂白嚼一頓、

▲陳善甫（並非女伶）面團團、風頭十足、射擊教練官陳如松、均飛杯進爵、鬧伊本年稱職課、射得一百二十六分云、

▲碩大無朋之林俊、與秀俊矮小之[?]倒、王林根、五魁八馬、相持成趣、[?]稱小洋雞朱燕石、忽轉高陞之俊峯風欠順、素稱健將、竟爲小[?][?]頭、在席間大罵自已牛皮（吹號）隊並無出息云、

▲李梅初身材雖小、飯量不弱、瞬時間、已完稀飯十二碗、同席者竟爲咋舌、

▲餘興有張治兒易方翔之滑稽新戲、淋漓盡致、笑得滿堂捧腹、末後一班善於胡調者、大喝其『再來一個』、於是易方翔唱紹興司馬懿、活像一個哼噶老官、所配之異性諸葛亮、大唱其上海空城計、內中一句『來了一班胡調麻子小眼精』、罵得胡調朋友默然無語、

▲列後乃民新公司所攝之朱葆三大出喪、映至本團時、羣呼第一位係劉（志鄉）隊長、第二位係王（仁發）隊長不[?]、

▲九時半、十八路電車中頓形擁擠、蓋席散宴完、都賦歸去來兮矣、

問訊蔡齡童　（楊柏林）

問訊蔡齡童、一別百[?][?]、
尋兄兄不見、覓弟弟淩空、
相逢不相識、擾擾戒嚴中、
男兒志在四、金蘭今已空、
志在四之四、乃嫖賭飲吹也、

電話裏厢吃湯糰

（吳方白）

我談的勿是五芳齋沈大成的湯糰、就是最可恨的電話裏厢接綫先生送出來的湯糰、記在下面、俾與閱者諸君討論一下、

這個電話湯糰、好像是陽歷十一月十四號下午三點半鐘辰光、我正在經過英租界大馬路的時候、忽然想起一件很緊要事體、要是當面去接洽、因爲時間關係、恐怕來不及、後來一想、不是打一個電話去吧、於是三步改作二步跑、一直跑到成昌茶食店裏、懇商借打一個電話、終算得着允許、我就走進店堂裏、舉手搖了一搖鈴、拿起聽筒、放在耳邊、豈知聽了半天、無人來接、不得已又搖了數次、依然好像石沉大海、斯時我正火冒非凡、[?]命搖那電話鈴、再聽、不想電話接線人、也是怒氣冲天的罵着、『[?]』、『給少搖搖』、我說、對勿住、請你接一接中央二〇二二號、[?]他說勿接給你哪哼啦、你既然歡喜搖鈴、我請你吃湯糰、但是湯[?]、勿曾說完、勿聽見筒裏面刮拉拉的聲音來了、我連忙拿聽筒放在電話機上、等了十分鐘、聽聽沒有[?]、再搖鈴一下、仍舊請他接一接中央二〇二二號、他老人家果然仍舊陸陸續續大發其火、並且嘴裏[?]朋大放其氣、刮拉拉的聲音、依舊來個不了、後來一想、才曉得這是他請我吃的刮拉拉的電話湯糰呢、不曉得閱報諸君、阿曾吃過這個味道沒有、

烟灰姻緣

（壽的生）

月下老人、赤繩繫足、他的一本姻緣簿上、往往總是將一個伶人、一個妓女、寫在一處、哈哈、閒話少說、言歸正傳、話說這一段姻緣、出在中華民國、江蘇省上海縣裏、有一位紅梅女士、這紅梅也是一個妓女、生性荒唐、在某期荒乎其唐的報上、有一段荒唐小史載着、妓女配伶人、她也免不了俗套、她的情人、是一個唱小旦的伶人、叫做小蘭、他們兩人、情投意合、卿卿我我、親熱得了不得、愛情的熱度、比今年夏天、還要熱一倍、但是有情人都成眷屬、談何容易、原來紅梅有一位老母、將他們阻梗了、她一刻不離的跟着紅梅、因此小蘭不能常和她會面暢談、有一天、紅梅偸了空、到小蘭處、二人相見了、便抱頭大哭、後來大家怨起命來、想想不能在陽間禮拜堂裏請牧師做證婚人、只能到陰間閻羅殿上去請教包龍圖了、打定主意、實行一個死字、於是各人吃了一包烟灰、睡在床上等死、過了一回、紅梅覺得有些難過、她忽然改變方針、不高興死了、連忙奔出房間、跑到家裏、告訴她母親、她母親得知、急急到小蘭那裏、叫了兩輛黃包車、一同送到仁濟醫院、翌晨就好了、二人一同出院、聽說紅梅的娘、見他們如此一來、就應允將女兒配給小蘭、哈哈、好一段烟灰姻緣呀、

吞柏林

（吹毛家）

本家在前兩期本報上吹了一次老抽的毛、不料有一位柏林先生出來抱不平、大笑本家劇學淺陋、說本家既不曾看過八郎探母、何必強作解人、不過我要問柏林先生一聲、你所看過的、不是這次程艷秋的八郎探母嗎、民國八年冬、北京演富頭會的義務戲、也有一劇八郎探母、是陳德霖龔雲甫王瑤卿王鳳卿高慶奎梅蘭芳王蕙芳姜妙香朱素雲蕭長華慈瑞全、這些大名角合演的、柏林先生可見過麼、恐怕未必吧、[?][?]格一層、還是請柏林先生少開口爲是、至於老抽誤鐵鏡公主爲青蓮公主、我還有一個証據、他在『梅蘭芳之青蓮公主』一文末後曾說、『[?]劇『指探母』已定星期四在大新開演、諸君拭目以俟可也、（大意如此）請問上星期四演的是四郎探母還是八郎探母呢、柏林先生、幫[?][?][?]有分寸、不然、反替人受罪、何苦呢、

童伶之評

（三）（柏林）

[?]（姜鴻聲）爲大舞台鼓手姜[?]之子、習鬚生、扮相甚佳、身段作派、均嫌火氣、且毛病甚多、根基已壞、等於庸材、

（牛富貴）爲老伶工牛松山之孫、牛小山之子、家博[?]源、自然不同凡俗、專[?]開口跳、雖不爲時人所[?]、而其藝術已臻化境、金刀陣之猴王、尤爲內行稱贊、謂其可與鄭法祥（即小活猴）媲美、將來造就、當無限量也、

（東克彬）年十八、現在新世界大京班、習武生、中駟之材耳、獅子樓一劇頗可觀、餘均中庸無出色、

（雷隆財）爲伍鳳春之徒、鳳春藝旦、渠則習鬚生、嗓子甚佳、惜未善運用、扮相尙可觀、身段作派、少有研究、

（麒麟豹）現搭先施大京班、習鬚生、扮相難看、唱做惡劣、而好賣力、唱必至上氣不接下氣、將要斷氣爲止、貧厭之態、令人毛悚、如此賣力、愈賣力愈見其劣、寄語該伶、可以休矣、

（馬叔良）馬叔良馬連良、相差僅一字、足以混珠、而渠藝亦不弱、前搭新舞台、今不知何方去矣、

（馬如良）習武生、現隸小世界京班、藝平庸無足觀、中下材也、

（王福英）爲唐福班特出人材、習短打武生、打武器淡、亮相極神氣、近來專在外江搭班、將來海派武生中、定能占得一席位也、

（小艷秋）習花旦、曾在永安京班、觀過渠戲兩齣、一爲二進宮、一爲紡棉花、均表滿意、

慈善救濟會籌募游民工廠甲種債券大獎號碼露布

一等第一三六二九號本埠有利[?]
二等第二一六九七號杭州源豐[?]
三等第二〇六八七號本埠廣[?]
四等第〇五五二一號蕪湖泰[?]
五等第〇四一六〇號本埠永[?]
六等第一四〇二八號杭州全[?]
六等第二〇〇二四號木埠大發[?]

友聯影片公司第三次出品 荔鏡傳

共十八大本

導演 俞伯嚴

主演 文逸民 汪雪朋 陸劍芬 徐琴芳

業已攝製不日開映

殷明珠是風騷派

（小紅）

做了電影演員、就有什麼派、這個風騷派、更新穎可喜了、韓芸貞偌大的名字兒、何嘗不是出在風騷二字上的呢、

殷明珠的派、可說多極啦、什麼倜儻派、閨秀派、嬌憨派、現在也變了風騷派了、這並不是殷女士變化得太快、其實她早就是風騷派、不過沒有人注意、而缺少證實、

上海影片公司新近出了一張片子、叫做西遊記盤絲洞、海口那只很騷的結珠精、就是殷女士了、現在拍了好多幕、强迫唐三藏做親的一節、更有趣、殷女士的面龐兒、數多麼的風騷、那個烏珠的溜溜的轉、要不是拍戲、那唐三藏不見得有這樣正經、只難堪了導演但先生、好不牙癢癢地、

殷女士有這種表情、倘使是風騷派的新角色、決不會這麼像真、那末、殷女士當真早就是風騷派了、

阿曲小史

（麓石）

阿曲者、曲辮子後人也、年近四旬、近視其眼、浮腫其面、彎腰曲背、行路蹣跚、性貪鄙、尤好漁色、每出一語、曲態百出、人因以阿曲呼之、彼不以爲忤、猶欣欣得意曰、名我故當、但余殊遇事曲進內、非曲出外之徒耳、其善於揩油、已自供之矣、初阿曲少時、本爲江北某鄉中一牧童、經其兄之岳、見其行事奸巧、資尙不鈍、薦至申地某錢莊爲徒、三年滿期後、經理恨其刁詐、辭之、阿曲遂出而在申瀆津等方、竭力鑽穴、得爲他人走狗者數年、以是得工拍馬術、其於富顯者不惜以後股逢迎之、去春以拍馬之能、得爲滬北某小洋行爲庶務、兼代理書記、自此尤態度高揚、意氣拔扈、每夕出沒於各游藝場中、志在獵艷、射雉撩濕、是其慣事、一日阿曲一人、游於丁遊藝場大京班內、見一少婦、白皙顏艷、遂坐其後排之椅、將所架之眼鏡取下、用絹揩之、架上取下者十餘次、又以蹩腳香烟、吸半段即拋去者十餘枝、時時伏搖前椅之背、該少婦回頭見其曲形、不由含嗔一笑、阿曲見之、以爲已對己有意、乃施行足術、伸前鈎少婦之腿、方得意忘形、忽大聲起於少婦之右、一偉男子立而叱之曰、猪玀、若眼生何處、乃敢調戲良家婦女耶、伸手打其左右耳光者再、是時阿曲魂飛天外、面赤首俯、哭笑不得、[?]場哄然、呼打怒罵、不絕於耳、偉男子尙欲送其入捕房、後經魯仲連者排解、令阿曲[?]首賠罪、始得抱頭鼠竄而逃、未[?]日復至丁遊藝場游、一班老游客[?][?]茶房、莫不指其相謂曰、叩首之阿曲來哉、今日又有趣事可觀矣、阿曲聞之、急避而出、自是另游他處、絕足丁游藝場、友人多數强之、亦均不敢一往矣、

學界中之神女

（半汪寄自蘭陵）

恒社社長徐品丹君化裝

蘭陵花界、雖不能如滬上之盛、而暗中假學校之名、操神女生涯者、則頗不乏人、此篇所紀、卽其一也、

縣有某女師、學生濟濟一堂、粥粥羣雌中、有九二其姓者、陽假讀[?]之名、陰實淫之業、年方花信、貌亦尤人、而工於交際、善於應付、每於夕陽返照時、着學生裝、入旅館、實行博愛主義矣、

友人陸某、登徒子也、某日赴常、宿華商、夜闌燈熄、輾轉難寐、乃呼茶房招一雌兒來、既至、態度端靜、不類烟花、陸亦不問、姑作[?]飛、細詢家世、據云、父業商、家甚貧、母老無力支持、已在某女[?]讀書、免費生也、困苦萬狀、乃不得不暗操此業、以求生存、陸雖[?][?]、然聞其言、懷惻動人、亦爲之憮然、當出鈔洋五元、以作夜度資、女本囑陸勿洩於人、陸不能如約、遂語之於予、予以其事出離奇、[?]可不記、遂爲述之如此、噫、女之苦況、實出無奈、猶較甘心墮落、高出一籌也、然亦未知其果出由衷否、

難難難

（陸大少爺）

影片公司每逢出版一部新拍影片、必定要請報界編輯先生及諸位投稿朋友吃一次大菜、並在那時間試映新出的影片、那亦是鼓吹的惟一妙法、原來那報評影片的朋友、既有白食可吃、復有白戲可看、怎麼不要樂得他們手舞足蹈、然而既然[?]下白戲吃了白食、如果再要批評他的影片不是、在良心上未免過不去、所以我們看報朋友、每每看見一張報上批評影片、差不多沒有一部影片不是好得個不亦樂乎、這也不必多說、但是如今却有一個難事來了、你道是怎麼一回事、且慢、待本大少爺細細講來、諸君赶快拉長耳朵聽個分明罷、

近來有一個消息、說是天一公司和上海公司、都在那裏拍一部古裝影片西遊記、交涉的結果、判決是[?]來大衆拍好了一同試演、請報界名人看了這二部影片、下一個公正的批評、究竟是那裏一部好、就得允許那一部發行、他們倆個在這邊爭奇鬥智、却苦了那寶評電影的諸位、倘然你說是天一公司的好能、那末未免對不起上海公司、掉轉來說一句、如若評是上海公司的好能、這却又要得罪天一公司了、眞是左亦不是、右亦不是、怎使了得呢、我想諸位批評影片的先生們、應該積極進行謀一個萬全的方法才是、至於這二部西游記、那一個當選、倘在不可知之數、正不知將來鹿死誰手、這倒要瞧瞧各人的手段和本領吧、諸位、這不是難事麼、所以我在這裏說三個字、叫做『難、難、難、』

馬路電訊

[?]李萬春日前戲畢出園、登大新自[?]備汽車欲回寓所、適汽車夫觀劇未出、萬春枯坐無聊、將車上機件隨意戲弄、豈知竟援及開闢、於是汽車向前直駛、撞傷行人某甲、血流被身、後經大新後台中人出爲關解、由萬春貼還醫藥費二十元云、（開口跳）

□夏歷十一月初一日、爲前法捕房督察長黃金榮君六十壽辰、其知友張嘯林、杜月笙等、擬爲之開熱鬧熱、聞共舞台已預備公份堂戲云、（開口跳）

□本月念二日五馬路復興園林公館喜事、日夜堂會、晚上戲目有空城計、武家坡、宇宙瘋、坐宮、捉放曹、黃鶴樓、三叉口、玉堂春、落馬湖、捉放曹內陳宮（新郎飾）吃茶後、忘記將鬚掛好、一時觀者大笑、（劉郎）

□精武會京劇部、本擬定十六號彩排、後因學員與教員意見不合、故決定改在陽歷新年舉行、（票友）

□四川路底某跳舞場、每逢星期日下午五時、至七時、有剪髮女子約十餘人、在內跑冰、衆人皆注目、（跑冰王）

□不日又有一份小報出世、定名洋涇、編輯由前主編綠壽之盧乙輿擔任、圖畫卓雪厂、將於十二月二號出版、（小報迷）

□上影片公司、本擬攝『杜十娘』新片、不意新人公司先登廣告、乃改換宗旨、由陳寶琦擔任導演、另攝『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云（弄）

□北京大戲院開幕、女賓中有許多電影女明星、其髮都係最盛行之鴨屁股式、惟有麗來兮之韓雲珍、仍舊梳愛司頭、且身披外國紅軟緞斗蓬、比銀幕上更覺漂亮了、（墨）

□上期本報云上海花報於十八日出版、據我所知、因籌備未妥、故仍未出版、滑頭七級君甫報不靈、竟如孫傳芳的訪員誤報蔣介石死訊一樣、（刀巴）

折白被捆記

（健筆）

折白黨員小馬、渠之拆白、並非專抱金錢主義者、實貪張競生博士所提倡之性也、弱冠年華、倜儻風流、公餘之暇、從事修飾、徘徊於[?]德路傍、工作其吊膀生涯、故附近妙齡女郎被渠所汚者、大有人在焉、數日前、偶游某世界、忽被一女子捆了一記『兩江』腫[?]、是烏可不記、

星期四的晚上、小馬獨自一人、作某世界游、忽瞥見一麗姝、櫻桃小口、楊柳軟腰、身穿妃色軟緞斗蓬、足登黑漆革履、行路時、兩目左右顧盼、一種風流騷腔、令人意猿心馬、小馬一見之下、機位豈肯錯過、遂施其平生唯一絕技、女東亦東、女西亦西、更助以游詞、女終不理、亦不答、小馬以爲女已默認矣、竟並行而求握其手、至此、女郎忍無可忍、說時遲、那時快、忽出粉嫩玉掌、向小馬之老面上用力打來、小馬出其不意、以爲申手與己一握也、直至拍的一聲、方始明白、原來女郎多情、贈以五枝雪茄也、比時遊客爭相圍觀、而女郎則侃侃訴說小馬之禽獸行爲、衆人又附和之、一時拖伊到帳房裏去、豈有此理、各種聲浪、莫衷一是、後由其鄰人大阿福者、出而排解、小馬方得脫身、一場趣事、告一段落、有知女郎出身者、則謂某名伶之千金小姐云、